



七修類稿卷之十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義理類

晉史列女傳未當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修晉史雖出於臣下夫豈不
過目哉其列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
四人焉餘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顛
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
於後實可耻之甚王疑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
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為小郎
解圍後雖為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

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迴
文以感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
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列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喪天貞

予友劉知縣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獨行遇諸塗予戲曰衣者
身之章毋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不可對妻言
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貞也予不覺
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牟崖集有詩寄
陳搏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
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尚耳如此益高劉言之
不欺嗚呼仕路喪天真從來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兄弟異姓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謹共族而誕又遠矣况當
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壁溪既同胞而
同仕於宋為惠州知州壁一旦降元曾不思兄何所為而我立
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
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以為詩史予以
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
耳弟乃無耻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壁與
文山乃再從予見文山寄壁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
吾兒故後文陞壁子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汴陽
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曾從柔戍墨

談以為第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其於
匡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化元每每因畫為詩人所
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
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為人譏子昂誤矣予但曰此二
句即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
詩一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墻非昨
夢鳳蕭龍管是誰家其有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
大頭腦處悲夫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為養子事詳宋遺錄卷既立為帝
幽徙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已子而立順
帝則順帝所為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誅矣然而復宋之
仇絕元之統冥移暗奪世主沙漠昌大趙脉天報宋家亦
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史氏有言風憲為不捕之猶
將帥乃反噬之犬是亦天之所以陰使也殂於應昌荒僻
以西江寺梁為棺隨為我

國家岐陽王所襲此則報於文宗之后也自后妃以及金寶
器物無所不獲獨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走脫亦天之不絕
宋也我

太祖以其知天命而謚之為順被胡自謚為惠宗云

義之子昂

余嘗觀義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

朝廷又見明識遠畧又嘗見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諫不淺一則

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義之豈可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詎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節耳

和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為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第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第肇移書力勸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說耶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礪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弑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歔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

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為帝已為皇族富貴人孰不頤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蛇報

世傳方正學之祖葬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居於此幸待迂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數計一時盡捕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姪見有黑氣一道入座其後正學先生之滅族以為蛇托生而報之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左可笑也昨見江湖紀聞云吳玠帥蜀時以殺金坪叢茂恐奸寇匿中將焚時忽老嫗稚子轅門告曰聞制置將

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母子久居頤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尔族吳叱之竟焚明日岩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黑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即曦也予意方之傳言或即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旌陽為誅鱗而得仙正學之父為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反以為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黃輩之誅夷抑又何為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為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曦為逆而族以為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揚國忠嘗以沉香為閣檀香為攔檻射香和泥為壁至壯
冊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
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
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
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實於朱
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
香雪浣蒼苔東坡之卧海棠泥汚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
雪花四出剪鵝黃是皆真以花為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
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為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揚之香
而過王之四雨矣

命

夫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年月
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勝之矣吾
枕吳叅議辨與徐憲副之子應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貴而
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未見其有勝者意又或
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
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
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顯推而驗之者又何歟前定之
數又何歟噫此造化之妙不可遍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
矣推而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桎

元四明陳子桎作通鑑續編書

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

舊書臣徽奉周主為鄭王

雷忽震几子恠厲聲曰

老天便打折陳恠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

衣黃如王者起坐謂子恠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為篡耶子

恠心知為

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耶死史貴直筆也後陳為我

太祖所戮人以為報予以

太祖戮之非報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而

何雷聲之震偶相值耳苟有是夢

宋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

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

唐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曾有所廢耶且續編末論宋亡而

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為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一

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為

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

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皇初謂冬復為春世復為

元諂謏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

道得罪名教何如哉

太祖驅胡而清華政其所以當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唐李淳風作也予嘗於萬都憲五溪屢見之杳

難明驗因而告日記憶宋禁讖書犯者曰衆藝祖特以此

書奈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惜其先後

不復可驗遂為棄之此或是歟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
不觀可也

山水真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
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偽耶昨讀杜詩題蜀道畫圖有曰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為真矣又讀曾吉父
詩云斷崖帶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真者為否乎據
此古今胥可笑也

織屨

韓非子云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
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

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
無窮其可得乎子以此即齊王好芋而抱琴於王門顏驥
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謂鄧林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悖
矣荆山之璞產於瓦礫之場則非矣士之不過豈非命歟

君臣難全

皇宗名教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
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全史可知

人中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音人以五
氣鼻受之地食音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中故云若曰
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雙自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

可名為數中矣

人神死神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衆人頭法天足法地尻者尾氈也居脊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故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雪血色

雪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母反本也故雪色白血為陰而屬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狐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靜也故狐之心畏懼而怕痒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决及玄業成辭歸融心思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

矣遂罷遣予嘗嘆其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
為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
公學張草不成而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
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
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
之弊哉

二琰不當取入列女傳

曰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
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辨
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
大本已失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

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
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躬淪也誅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
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
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
心火炎止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
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
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色也老盡白者血耗
而氣存之時矣

胎郊生物

凡禽郊生郊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第九幾即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遇庚第九故東方九炁也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爲受氣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富貴易溺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淺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誌銘太甚而史書非諂諛日盛而風俗簿在上者好古矯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直欲痛哭流涕也王文憲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踈三年三日央榮枯噫欲復古治尚漢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猫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

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為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
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
也

惡俗

舊聞温州樂清近海丐戶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於
養贍也弘治間為上司治以大罪而絕近聞湖廣邊方多
有子方十餘歲即為娶年長之妻其父先與婦合生子則
以為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已十餘歲矣

予意此皆山海島夷之俗由胡元以未未變
也為撫巡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可

金生水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為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
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星為氣之精石為氣之形水
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
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為風雨之候
石津潤而為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
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為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黃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本青今
草木俱綠者草木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綠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

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塵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一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在行為業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獄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為真有若另有他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入識界又鮮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見有鮮者曰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其

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難知口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尤疑之及後讀瑣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即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嚴寒凜冽水冰地凍在時則是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足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能傷之土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然後痛快明白此節庵所以為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也

夢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潛書謂為鬼遊心溺乃當蓋寃乃陽

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為魂
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蓋觀其老而夢也所歷皆少壯
之事豈非魂為少陽之氣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為一身
之主宰出即人死故曰屍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
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
之言勉齋為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
亦夷不足為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哉又
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
必書耶抑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

意

人名不同

雉朝飛樂府解影古今註俱曰齊犢沐子作也別書又稱
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為介之推琴操以為介子綏說
苑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拈書質諸博雅

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母卧冰得魚晉王延亦為母欲魚扣冰而哭忽
魚躍出水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袁安除雪入見其高卧又

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孫令遣椽排雪見定
絕穀夫二人皆孝母求魚於米名音又似矣胡之字又渾
於素名因雪而令出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
王祥表安之事故指出之

素問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為即全元起所著猶非隋唐
文也惟馬廷烈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既非
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為淮南王之作予
意鴻列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
藉岐黃以成名豈不可曰述也乎或者醫卜未焚當時必
有岐黃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

學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
之故明然纖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諱異
竒環處乃蘇飛等為之也故宋潛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
純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與素問註皆多舛藥禁五
物致麥秋至為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當時亦
知素問出淮南也岐黃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
今世則黃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為漿以妄為常則儀
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憐耶精微論中羅素雄黃禁
服篇中軟血而受則羅與軟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為岐
黃問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

七修類稿卷之十六

枕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華之不如胡者何也今之葬者衣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為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為人所發殘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且樹且封其園堂一見知胡人之葬務平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久之相化為土發掘之事何有

天地氣味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自天降者皆無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有味焉

脾胃視聽

東垣以脾胃為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獲脾胃壯盛則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生如畝畝必假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眶屬脾開眼則眶動眶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寤則四肢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為功用耳丹溪以腎水為主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為血主而肝則藏之

肺為氣主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視乃血為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為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耳目焉予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易男子八八六十四歲女人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既衰耳目之聰明減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山也豈非息耳目所以養腎水耶知此則李主脾胃脾胃為動朱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曰循環又必靜為之主蓋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圓應之地形

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於外也五行處於裏五臟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脉却見於左手若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及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而脉却見於右手若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及在北方靈樞邪客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墨磨人

宋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矣墨固無恙予以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杭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蓋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垂死之日即講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禁家人舉哀以為者予以此必胡元之俗流至于今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人心者哉作備者不持肆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予論則知宋以來有之因仍苟且多為惜財之小而忘大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名人無耻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黃冠去國南宮王績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什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我

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揚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尊經閣下縊爲他日士奇爲之作傳與其子曰何使同尊翁死以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責矣若晉揚數言尤爲無耻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之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大小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有人而不用用而不專專而復爲小人所間總謂不能盡人之才故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具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各義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却要潘杭之妾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忌之

元祐黨碑偽學逆籍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逆籍作惡於韓仇胄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

義理考
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
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度不至善善惡惡
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
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
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軾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small>元祐並</small>

黃履祥符張商英元祐蔣之奇元祐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勳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總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魯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small>元祐</small>	<small>元祐</small>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綬 葉祖洽 朱師服

元符 上益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餗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門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龔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元符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祐

李新 衡鈞 充公適 洪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畸

郭執中 萬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末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鄉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右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	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	既
秦希甫	錢景祥	周	綽	何大正	呂彦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昌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	許堯輔	楊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君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武臣二十五人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替
陳唐	劉經國	扈克	張恕	陳非
洪芻	周諤	蕭利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鄉	李昭玘	何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small>元已符上金</small>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上權

李嘉亮 李玠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袞 竇鉞 趙約 黃鄉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侖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侖 閻守勲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怙 王化臣 符章 停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留正 少保觀文 王藺 潭州

周必大 少傅觀文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 徐誼 知臨安府 彭龜年 吏部 陳傅良 中書舍人

薛叔似 戶部 章頴 兵部 鄭湜 刑部 樓鑰 吏部

林大中 吏部 黃由 禮部 黃黼 兵部 何異 禮部

孫逢吉 吏部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 吳祖儉 太府丞 葉適 大府 楊方 秘書

項安世 秘書 李稟 秘書 沈有開 起居 曾三聘 知州

游仲瀉 監簿 吳獵 御史 李祥 酒 楊簡 博士

趙汝讜監左趙汝談淮西陳峴校書范仲輔著作

汪奎司業孫元鄉博學袁變太宰陳武工部

田澹宗正黃度右正張體仁太府蔡幼學提舉

黃灝浙西周南池州吳柔勝嘉興王厚之提舉

孟浩知湖趙鞏知揚白炎震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范仲壬知金張致遠江西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麟

蔣仲 徐範並太蔡元定 呂祖泰

髮黑白

人之髮白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成書而髮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詢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髮此顧愷之對簡文曰松柏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諛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鬚髮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味簞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來予又以公非曰經術自性理

中來夫飲酒第五首膾炙人口者也嘗往來曾中若有所
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
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
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乃至和克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
十句欲辯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
查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混堂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為記頗得箴規
義錄以告不知耻者記云吳俗斃犬石為池窮幕以磚

後為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爨
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男子被
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死者納一錢於主人
皆得入澡焉旦及暮袒裊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苟蹴之
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為士者每亦浴之彼豈
不知其污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恠耶抑被不潔
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死者果不相免耶抑經其
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使去薪沃釜
與溝瀆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人孰趨之哉

鄭顏鬼事

恠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窮

者試言其一二事予舊讀鄭畋事以爲傳記恠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顏畿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頌邵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顏氏之條斷筆與愚見同也因錄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留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毋汙吾清境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鼓分娘乃殞道衆乃殯於墻外亞歸以酒酌之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當拜三哀祈亞不以爲信次夕又如此於是趨寺果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知幽冥事

乎亞懇再三僧怒擊之其辱不去久之僧乃許曰待吾入定尋訪之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婉如生平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盡矣故世傳畋爲鬼生妣朝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屬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愿不爾至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寤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非常之事占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

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顏邵
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畿蘇矣能夢而不能言父之復
死何也魂魄合而為人離散則死若畿者殆陰復而陽不
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舍者何物也邪是則顏畿既為陰
復而鄭妻之復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惡明者猶在陰類
故也

天命性情論

先輩吳美中瓚以米蕈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不已
則米穀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汚潔之處而投
焉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喻性情以油為
氣而燈心為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為才能其滅
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油有清濁
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耳此乃以粗喻精實為至理
人亦易曉也故錄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
焉嘗見龍王祠而有勅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固至馴
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上號而象則
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稱較之禹驅蛇龍周公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異乎賤名器無義禮甚矣
若

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某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苟為禮官

者建議於廟堂可也

荀勗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而借寇兵也卿獨不思李斯之爲人也又宋祖曰大開洞門正合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人不見耶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囚家焉遂進賢人幼讀書即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耽讀典籍手不釋卷從釣臺夏溥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受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叅政全普庵撒里哈海赤

守贛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爲以爲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遣兵圍贛叅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收援兵於隣郡將行誓衆曰苟爲有全之計者願受不測之誅至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值天濔雨敵勢益滋蔓向義之士往往或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顏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爲集義之策而南雄亦降矣衆四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戮擄獲殆盡既而贛亦陷全海二叅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爲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右丞章公完者表爲分省員外郎

佐政有聲出奇攻復建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
緩急之勢攻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
州福建省郎中再詣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濶于河南
除兵部侍郎與吏部尚書伯顏帖木兒張翽鈗選廣西六
次鐔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

國朝矣伯顏由是潛形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宦寓公知名願
交者皆不得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
之北山誅茅剪荆躬自為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澹
如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釗操行孤厲
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每語及往事相對悲鳴
從第洒潸然下洪武己未秋

朝廷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顏
遣從事張希顏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偕進賢
知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毋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慨
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詩祭其
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熊釗以
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

贊口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為難捐生非難而從容就死
為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鐔江闔廣時
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何之不死欲有所為也事既無
可奈何存身以永祀亦義也今為人迫而理不可不死矣
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負

於所學歟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纍纍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苑屋終
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翻鐵盡孤飛遲嗚呼
我生兮亂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纓歲維丁郊兮吾以生
於昔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俱無成我
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精神之聽之和且平嗚呼
祖考俯轍假籩豆失薦我之責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泚善宜壽考兒
不良兮負母身有維新兮酒既醇我母式享母悲辛嗚呼

母兮母兮遠適相會黃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舉濫叨感師德十
年苟活貽師羞酒既陳兮師冀止一觴我奠涕四流嗚呼
我師兮母我惡舍生取義未為暮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節兮
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公兮斯酒
斯酌我奠我奠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予莫汝知汝既死兮骨當
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母我議父不慈兮時不
利

鳩兮鳩兮置汝已十年汝不違兮汝心斯堅用汝今日兮

誰我寃一觴進汝兮神寃安然嗚呼鳩兮果不我誤骨
速朽兮肉速腐 右伯頽子中之傳與詩予因館於宗主
萬五溪先生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
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既未載也而
此或又失千古無聞矣遂錄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寧
不酸鼻惜其替有日前之不死銓選無杜稷寄也嗚呼太
學生亦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為畧改數
句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濟陰丁之翰嗚呼無之翰為
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七修類彙十六卷終

七修類彙卷之十七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
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詔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
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三之一焉
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書不能補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惜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師某人已矣予以為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董源則曰山是嵐皴水是索水松是瓜離之類言馬遠則曰山是大斧劈兼丁頭鼠尾松是車輪蝴蝶水是闢水則二人之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自擅其術記多識多方可也予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馮長以畫語吾杭孫鈍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予嘗問能書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蓋以真難

正草可辨...然文稱張長史始同顏魯公學正書...沈曰畫易予曰何以見之彼以...知是善畫也書雖學其書者亦可...成因工畫遂深造妙處此又知難易之分也

異情

唐玄宗於兄弟而友愛同於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歆與管寧兩原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不倫子路剛強彌子瑕以色悅人者同為婿友不知何以

相處

虎俵亡

人為虎食魂從於虎字書謂之虎俵亡解凡虎之出入則
 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為使
 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為虎發機徒費獵心也
 及虎為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皆夜叫擲以為無復望
 虎食人矣若為其復讐然予將信將疑昨見說郭所收東
 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俵哉果死不
 認死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為虎之
 役幸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疚耶嗚呼小
 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為之鷹犬以備指揮却乃張皇聲

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惶惶莫措無復有望反惜其
 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俵亡歟豈非虎之俵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
 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
 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倉而龐厚有春生之象
 焉聞死而齧棘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
 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
 二物稟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
 者生殺之氣致然耳養此以伺博物君子

家野禽

義理卷之四
九家禽鷄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即能飛者家禽雌雄抱伏而
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滯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
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
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况鹹能補
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
肝瀉肝則火不熾况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觀人今觀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
矣予嘗見數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不

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耶

刺紙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朮紙二寸間有一二蘇
箋可謂異矣而書柬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
表白朮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濶過五寸更用
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為之不敬嗚呼一拜帖
五字而用紙當三厘之價可謂恭矜天物奢亦極矣資暇
集中以唐門狀競用善紙嘆其巧諂而謂補正平生於今
日如何予以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

將術

為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然天道好生戕生罪也術數

之高者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死泄其化機神不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於蟬精雋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嘆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予嘗見屠兒殺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同此物氣類視感所至也故嬰鬼尤類乳母面貌可知

後漢書載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膏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又思神助

吾母少未讀書頗信佛法歸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經心甚愛之然以不識字為恨心恒欲念之每一畚葉徒悶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問曰能伏灾風火普明照世間舉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君視此經不復齟齬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可通人盡異之予則以為心久靜則慧生况朝夕心思所致本體之明胡弗為之助也但二句固即本經而其義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真有所謂佛耶

李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錄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叙金石錄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為有再醮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何哉此色之移人雖中郎不克

鄧攸弃子全姪

弃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復繫子於樹予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弃子而全姪今既追及則不惟可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涓溪以為無是事此喜談全姪而甚之之辭當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之言皆同

則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兒何天道無知哉噫晉之好名至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虜士戴逵憂其必當後隱者謝敷卒予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達非不畏死也以理之必至於死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元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為翰林待制辭而不仕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為嚴州守宋末降元為總管皆歎人也

予以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其心仕虜此可謂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王師圍永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圍桂元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良荷知遇今不死期効寸尺之功六月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聞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嶽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吊云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慙泪羅叟聚尸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

甄侯諸將吏皆能爲國報君恩今元史未收予聞知村人者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爲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今爲錄其文并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

歸也記曰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為之節文儀則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於三代而以為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寢視其杯捲而不能舉視其琴瑟書冊而不相越矧於體魄之所在而可熱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

貌之尸以象之裸將以求之陰薰蕪以求之陽其禮嚴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之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鴻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文而刻此記有某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再磨則不堪矣陳聞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諫者歟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再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答嗚呼今

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哉

酒

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也醕音酒也曰醕曰醕白酒也曰釀曰醕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燼釀之再亦曰醕漉酒曰醕酒之清曰醕厚曰醕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醕飲而曰赤曰醕病酒曰醒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醕出錢共飲曰醕賜民共飲曰醕不醉而怒曰醕音婢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易曉者以

示吾子孫平衡曰拜謂箬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即今揖耳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音報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為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今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於唐也

祀武穆不當

宋太學即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井
存焉而太學宋時土地即以穆王主之度宗朝次元陳文
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交代至德祐末神乃遺書請代
已而文龍爲北兵縛至杭而卒夫宋未亡時岳已早去而
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廟猶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
祠岳豈堪與讐人共哉累欲舉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
有識者必更焉

相反皆善

孔子不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刀斗而程不
識擊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蓋伯夷之非
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禮

嘗錄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垂拱殿賜金帶一條
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羅五十兩各色綾絹
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
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
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
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

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盃酒每一
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百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
忘其書昨見松漠記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
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

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麩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麩三斤雜使錢二石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麩二斤雜使錢一石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麩一斤雜使錢一石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何無忿媿之心求其事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滅必然者矣寧不卧薪嘗膽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君臣宴安於湖山哀哉予故錄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待之禮耳

生死一定

死生一定當死雖神醫莫治否則錯治亦無事也國初蘇人葛乾孫文武雙全以至陴陴律數醫藥靡不精究治人不特用藥喜怒頓挫皆能愈疾蓋術至神巧矣一日曰今年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然必在秋後後因挽弓而致死血過日病作亟命子煎大黃四兩子以太多減半且加別藥飲之不下而添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已而果然吾姪慶亦善醫嘗告予曰不知孰先死予以子較我年小無病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一日出治人在轎偶胗曰予病矣回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命乎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廣西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
本朝胡文穆公為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已集諒
不誣也何德祐航海時畀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
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備矣若淵明之歌詞三
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愴楚之情然其
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了物我耳漁隱
叢話以坡言為過惟淵明可當殊不思陶在放達之時秦
當逐迫之日言安能不爾耶予故嘗以吳潛謫循州臨終
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謂達但視其能措辭說理否耳

能則過人遠矣使秦吳當官之日亦能如陶辭爵隱去則
臨終之辭亦必有可觀者

稗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曰
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寶積經說
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

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等伐之選其才且賢者文臣禮部儀制
郎中豐城史安祠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
升等敗死寇呼官軍降郎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

遂死十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
朝廷皆褒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
而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贖竟泯滅其節詳見隸文又正統十
四年秋處州賊人葉宗流哨聚馮公嶺漸侵府縣浙江都
指揮脫綱按察司僉事王晟徃征之俱死節焉處人至今
能言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也景泰中給事中
葉盛御史林廷舉奏立祠以祀之不果行亦至泯沒嗚呼
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者吾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
揚東里之文為證矣噫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
也耶此特予所知者耳天下無實而享大名者反又不知
其幾耶

七脩類彙卷十七終

七修類彙卷之十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樊樓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
國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召侍讀樓璉璉入草受命
歸遂巡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固過其
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已屈矣

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識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
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

沼泚之毛蘋蘩蒹藻之菜而已漢以耒則有斗酒隻鷄之
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二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
也黍曰薌合稷曰明姿稻曰嘉蔬梁曰薌箕牛曰蜃栗羊
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脂肥大曰羹獻雉曰疏
趾雞曰翰音鵝曰舒鴈脯曰尹祭鮮魚曰脰祭藁魚曰商
祭

起復

喪制未終 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際
以服闋為起復悞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為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

過犯時以為笑予意實為士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
知福之延祥兵嘗為群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
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
固仁厚流為姑息此不兢於敵而為賊侮之事也本
朝賊降必誅此 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
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死
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耒則飲上遂命
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鉄園山叢談載
花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

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為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柱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苛也哉必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度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見編內有此說其解亦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示由也已之已已止也可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為大食一統志以為默啜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嘗讀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捷之於市矣况能為人面斥耶漢荀爽自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卒自縊以全婦道出烈女傳豈知子莫如父哉宋褚淵手頽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第爽淵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庵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庵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明白告其

死疾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天之生好臣大數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處固情也至有剗人之名而鐫已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書忠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某洞白石觀音為某取者是也殊不知在山林則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

為私物而易廢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
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事見詩文類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

見正史傳

賈島死牛肉酒

見唐詩紀事

嗚呼二

公食無珍蓋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

朝廷之有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

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

左為受物右為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輕

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

之幣郊廟即有群臣之賜宜其國乏而民窮也今讀夢華

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

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

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

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

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

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

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
財主迨至九鄉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

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日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悍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為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為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為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鄉求而不與

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嘗以方授人輕有為之耶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慎勿以授人如陳鄉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圖作仲亮語及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僧未幾陳以賊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黃州陳子愷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愷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為人煨銀以給食日亦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肆肆弟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迥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煨工以遮人耳目予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

其一書告予曰吾見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姪素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為今亦同棄世矣嗚呼晏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必不沒官也而東坡遭謗遭謫岌岌窮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犬必嚼肉誰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丁用晦載之於芝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正史傳中之贊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開退居安陸此又不知何從來

奇物不可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有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子孫可常守也

大常黃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度有職感格上帝受侑神人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作於神樂觀之

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太常之黃冠。天朝大禮
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岳劉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
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劉瓊素不相下一旦
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衆浚曰
揚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宜撫飛舊帥也暴而寡謀沂中
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為念哉我
太祖嘗欲用揚憲為相以問劉基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寧
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寧

欺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庸
如基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矣

帝曰吾知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惡太甚
又耐繁為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
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疾焉後雖事驗而武穆誠意先
已為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

太祖不英明耶問之屢而無一是焉則問者自以為愧而直
言之難受不覺其忤也已嗚呼古人尚直問且不能受言
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是懸耶予於二事
信哉直道難容於世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錄中載東坡之子過范攄夫之子温皆出
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毋禮為服忌某人
而襄經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予思本朝
兵部尚書茹瑺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入靖內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
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龍
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
靈壁蘇范可謂見尊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白
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耻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神祀
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為陽之尊黃鍾九寸九為
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
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宮
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
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
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
垣宜乎天神之降也祝歌為樂之起止者祝之形仰而敷
象東震發宣之義震為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歌之形為
虎而伏虎為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
之收斂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

為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為故所以為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為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穰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既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常思以為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金為之殺金日鬼非火為之殺乎推之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尅之期故為之穰解遂延增妄

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予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說傳業者為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為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予以楚圍漢於彭城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誑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是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

義理卷六
不如信也懿拒亮於上却按兵不敢動後至鹵城爲賈詡
嗤笑一交兵間則又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幘之辱嘆
孔明爲奇才懿豈亮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
人者豈必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耶此已可觀
矣至如孟氏莊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
辨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而虛
天下之實是貞可惜也歟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江叅
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於省省吏次
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衛兵不百急出與賊戰從者止

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口遇遁將以孤兵且
散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遂羅逆賊於天水橋巷戰
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抗人
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揚鉄崖時爲文紀之又嘗見公
觀潮詩於霏雪錄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蒼生萬
壑雷大信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
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以錄之但不如此
之悉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
凡學藝初則勉強勉強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

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輸子之工養由基之射皆
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
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人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
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
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枕之舉崇之文
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泛巧
時文讀不過二三冊遂高舉而奪魁矣嗚呼此豈非其衰
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詩
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本

涯又云文章固閑氣運亦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在
言哉

說郭

陶南村作說郭百卷蓋倣曾慥之類說而為者然類說刪
取精到而說郭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
學海可也揚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
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郭不獨淫
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
本錄為已作是其下也孫大雅謂書木葉而成者偽言也
似書史為至當者

玄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祕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覘天文察其人已 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為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邪以為先時朝廷閉不宣泄則民間又傳有祕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宜其舊知者矣以為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足證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后知為唐室之數也

